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裕基

二〇二五年 六月號

專題：僑鄉文學江門情

／張啟雄、張抗抗、丘麥、呂舜立、李天銳、
野松、駱力言、宋玥、張師奶、宋雯

文化綠蔭：江湖夜雨／朱少璋

那些馬齒莧／林中英

從石硤尾站出發／黃秀蓮

學苑春秋：網

月季

六月月季妖，
二妃繪製十二月花之

東莞



江門五邑華僑廣場。（麥和幸攝）

因為徐克
我留在香港十年
親眼見證徐克、施南生雙劍合璧之下
創造一個又一個電影神話
帶領一個又一個電影潮流
香港電影的黃金歲月
他倆絕對功不可沒
徐克、施南生今年雙雙獲頒
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
我認為能有這樣傑出的兩位好朋友
也是我的終身成就



江門故土與文學初心

潘焜明

閱讀江門特輯，才知道張抗抗祖籍江門。我於一九七九年在人民大會堂欣遇她，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盛會，老中青作家雲集。張抗抗是改革開放後新一代舉足輕重的作家，後來與她成為朋友。我曾寫了一篇評介她的文章〈揚起思索的風帆——新銳小說家張抗抗〉（見拙著《當代中國作家風貌續編》，昭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嶺南的風掠過西江，在江門這片土地上織就千年文脈。這裏是「中國僑都」，碉樓靜立，騎樓蜿蜒，每一塊青磚都鐫刻着遠行與歸鄉的故事。在這片沃土上，張抗抗的文學種子悄然生根。

江門蓬江區杜阮鎮，是張抗抗的祖籍之地。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激盪、白沙茅龍筆的靈氣、赤坎古鎮的騎樓，共同構築了她文學啟蒙的底色。童年聽聞的「闖金山、下南洋」傳奇，相信在她心中埋下了對人性與命運的思索。野松〈江門行吟·大江之門〉中「小鳥天堂的鷺鳥卻如萬千歸來者／在五邑大地上築起靈魂可棲的居所」的詩意，恰似她筆下的精神原鄉。

雖童年輾轉多地，江門作為家族根系，始終是她創作的隱秘坐標。正如李天銳〈記憶裏的故鄉與外公〉所寫：「雖然故鄉的記憶在時間的長河中逐漸模糊，但那份情感卻永遠不會褪色。」那些零散的家族記憶、節慶習俗，甚至一碗糖不甩的甜糯滋味，都可成為她書寫時代的鮮活素材。

江門人「敢為人先」的精神深植她的創作。僑鄉子弟跨海的勇氣，碉樓守望的信念，在她筆下轉化為對個體命運的觀照。她以女性視角探討傳統與現代的碰撞，恰如僑鄉文化的守正與創新。

如今的張抗抗，憑《北極光》、《隱形伴侶》、《作女》等一大批作品蜚聲文壇。江門始終是她祖輩的精神原鄉，騎樓的繁華與寂寥、碉樓的離散與歸來、西江奔湧的「少年中國」吶喊，也許鑄就她作品中獨特的情懷——既有根脈的情深意厚，又有世界的遼闊。

文學從不是無根的漂泊。翻開張抗抗的作品，我們彷彿看見一個流動祖輩血液的女孩站在杜阮鎮的榕樹下，以敏銳的目光，丈量着文學的天地。這片「門迎天下」的土地，永遠滋養着她的創作靈魂。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一五年六月號 總二十六期

卷首語

1

江門故土與文學初心

潘耀明

專題：僑鄉文學江門情

4

僑鄉文學：傳承之光與創新浪潮

8

江門是一座旋轉門

12

中國僑都江門賦

14

鯪魚頭與豬大腸

16

記憶裏的故鄉與外公

18、22

江門行吟

7、13

二十五歲——致母親（外一首）

21

糖不甩

23

自我審訊

26

一場關於愛和成長的冒險——評楊曉小說《嘿，阿虎》

文化綠蔭

28

江湖夜雨

29

那些馬齒莧

30

從石破尾站出發

31

穗遊即景六首

萬花筒

31

穗遊即景六首

學苑春秋

32

（師說師文）網

25

世俗被褪掉外衣，所有悲喜一網打盡

36

譚感煙、馮諾然、李佳璐、伍珞熹、梁嘉翔、王承東

36

（學府點滴）網

36

香港作家手跡（董橋）

36

風聲那麼古舊

36

青霞園地

36

香港作家手跡（董橋）

36

風聲那麼古舊

36

風聲那麼古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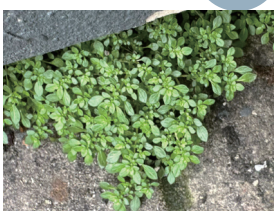
36

風聲那麼古舊

31



29



二〇二五年六月 總二十六期

專題

僑鄉文學江門情

張啟雄、張抗抗、丘麥、呂舜立、
李天銳、野松、駱力言、宋玥、
張師奶、宋雯／撰

中國著名僑鄉江門，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江門文學自然底蘊充實，今期一眾作者娓娓細說。

江門市作協主席張啟雄從江門的歷史文脈、現當代名作家對江門的抒寫、華僑題材與大灣區文學特色的創作，綜合評介江門文學的發展與特色。

祖籍江門杜阮長喬的著名作家張抗抗以「江門是一座旋轉門」這一鮮活意象，探看不同時代、角度下的江門發展與風貌。

詩人丘麥為中國僑都江門作賦，大談江門的鍾靈毓秀、人才輩出、傑出成就。江門文藝專職工作者呂舜立藉鮫魚頭和豬大腸緬懷童年往事、昔日滋味與親情。江門市作協會員李天銳透過與外公共度時光的回憶，展現了兩代人的鄉愁及祖孫間深厚的情感聯繫。

詩人野松從蒼茫奔流的大江之門回溯古今、激情抒懷，訪名人故居，遊恩平雲禮石頭村、清灣湖，組詩以行吟江門。江門市作協會員駱力言藉致母親、夢、拇指訴說私語。

江門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宋玥以一顆鬆動的乳牙與香甜的糖不甩為線索，以充滿童真的對話及情節，生動地展現了女主人公如何面對成長過程中的迷茫與憂慮。人來人往的月台上，坐在長椅上的「你」和混沌中浮現的老人展開了一場對話，張師奶自我審訊。

五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宋雯評介楊曉的童話小說《嘿，阿虎》，分析作品如何以動物為主角展現主題，以虛構故事融合江門實境，撫慰兒童及成年人的心靈。

江門文學，文學僑鄉。

——編者

「江門，這片文學資源豐富的土地，宛如一座尚未被充分挖掘的富礦，蘊含着無限的創作潛力……」江門市作協主席張啓雄從江門的歷史文脈、現當代名作家對江門的抒寫、華僑題材與大灣區文學特色的創作，綜合評介江門文學的發展與特色。

——編者

僑鄉文學：傳承之光與創新浪潮

張啟雄

歷史長河中的文學星辰

這裏有一顆顆愛山樂水之心，這裏是一片片崇尚文化之地。

西江激流奔湧，宛如一條時光的緞帶，將江門這片土地滋養得豐饒而生動。獨特的嶺南文化和僑鄉文化在此交融，孕育出無數優秀的中華兒女，許多傑出人物從這裏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其中不少名人具有深厚的文學底蘊與情懷，在文壇彰顯才華，獨領風騷，流芳百世。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被貶途經鶴山時登岸小息。當地人民懷着對東坡公的敬仰之情，將他登岸的村莊命名為坡山村，並修築東坡亭以示紀念。東坡亭的石柱上刻着一副對聯：「響徹銅琶，千古大江東去；吹殘鐵笛，一聲孤鶴南飛。」這副對聯是對蘇東坡坎坷一生和令人敬仰人品的真實寫照。它彷彿在風中低吟，訴說着蘇東坡被貶途中留下的文化火種。

明代大儒陳獻章，自幼聰明好學，能詩善文。在江門的西江河畔講學之時，往往寓教於詩，憑藉將哲學融入文學的智慧，讓江門成為嶺南文化的啟蒙之地。他創立的白沙學說如晨鐘驚世，打破了程朱理學的桎梏，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啟超，新會人，是維新領袖之一、百科全書式人物。他極為重視文學，大力倡導「小說革命」。他的《少年中國說》如橫空出世，驚雷裂空。「少年強則國強」的吶喊穿越百年，激勵着無數中華兒女奮發圖強，至今仍在僑鄉子弟的血脈中迴響。

江門的山山水水蘊藏着嶺南文人的獨特風骨。被孫中山稱為「東亞畫壇第一巨擘」的李鐵夫，作為中國油畫第一人，留美期間以詩言志：「故國方遭劫，男兒志未舒。羞為愛情誤，當作鐵丈夫。」這是「以詩言志」的典範，表達了他的愛國情懷和不懈的藝術探索精神。他給我們



留下了許多詩詞佳作，展示出令人折服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易大廠，清末民初的一位奇才、怪才、通才，是響噹噹的大才子和國學大師。他才氣斐然，學問廣博精深，在當時文壇十分耀眼。遣詞作詩，倚馬可待，堪稱真正的七步之才。他認為自己在詩詞方面造詣最高，為世人留下了許多詩詞文集。

江門，一個個載入史冊的文學巨匠、先賢，如同星辰照亮了這片風雲激蕩的神奇土地，他們的思想文化、文學因子在這裏得以傳承發展。

現當代名作家為江門添華彩

蘇東坡幾乎每到一處，那個地方都會因為這位大文豪曾留下足跡而以各種方式紀念他。這種特有的文學現象充分彰顯了文學的力量。

在新會梁啟超故鄉附近，縱橫交錯的水網環繞着一棵巨大無比的榕樹，晚霞中飛鳥歸巢，構成了一幅壯麗的風景畫。一九三三年，著名作家巴金來到這裏，看到數不清的鳥，有感而發，寫出了散文名篇〈鳥的天堂〉。時隔多年，這篇短文被選為語文四年級教材的課文。巴金先生親筆題寫「小鳥天堂」四個字，從此，小鳥天堂聲名遠揚，成為聞名遐邇的旅遊觀光勝地，也成為江門僑鄉一道獨特的名片。

當代著名散文家秦牧來到江門僑鄉，於在「小

世界語」的故鄉中描述台山的別致景觀：「從車窗外掠過的村莊圩鎮中，常常可以見到一些精緻美觀的樓房，兩層、三層，甚至四層的，都有。田野中間，出現一些砌了圍牆的別墅式建築，千姿百態，掩映於翠竹、蒼松之間……」

著名作家黃谷柳鍾情於五邑這片熱土，他的長篇小說《蝦球傳》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在描寫主人公艱辛成長的過程中，多次提及五邑大地。

吳有恆，恩平人，文武雙全，既是身經百戰的游擊司令員，又是全國著名作家。他的戰爭題材長篇小說《山鄉風雲錄》穿插着山川風物、民風民俗的描寫，洋溢着濃郁的嶺南風情和熱騰騰的煙火氣，深受讀者喜愛。這部小說被改編為話劇、粵劇、電影等多種文藝形式，廣受歡迎。

任溶溶是中國兒童文學泰斗，他的故鄉就在奔流的西江邊、高崇的鶴山茶山腳下的一條村莊。他創作的《丁丁探案》、《沒頭腦和不高興》，翻譯的《洋葱頭歷險記》、《安徒生童話》、《木偶奇遇記》、《彼得·潘》、《小飛人》等等，給我們帶來了美好的回憶。他曾榮獲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傑出貢獻獎、宋慶齡兒童文學獎特殊貢獻獎、宋慶齡樟樹獎、國際兒童讀物聯盟翻譯獎等諸多獎項。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被中國翻譯協會授予「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榮譽稱號。

說起江門籍小說家，最出名的當屬張抗抗。她祖籍為江門蓬江區的杜阮鎮，曾榮獲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優秀中篇小說獎、莊重文學獎，並三次蟬聯中國女性文學獎。作為第七、八、九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張抗抗在文壇成就卓著。

著名文藝批評家、散文家謝望新，在鶴山掛職一年，以真切的體驗和感受，積極參與地方經濟社會建設，創作了散文〈鶴山，明朝會更美好〉。文章描繪了鶴山的歷史和未來發展藍圖，表達了一位作家對一座城市發展的關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六日，這篇散文在《羊城晚報》發表後，在當時的縣委常委會議上人手一份，引發了熱烈討論。

華僑題材和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譜寫新篇章

春風拂過僑鄉，在改革開放年代，江門文壇煥發出新的生機。大批作家沉得住氣，堅持精品創作，與此同時，通俗文學、兒童文學、網絡文學應運而生，呈現出多元綻放的發展態勢。

商河、火鳥、鳳群等一些作家深受中國現代時期啟蒙文學、外國經典文學的影響，在創作中融入現代文學元素。這種探索精神在江門發揮了引領作用，帶動了整個江門地區文學創作質量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文學期刊《江門文藝》。這份反映打工人的生活狀態的文學雜誌，用通俗的筆觸書寫着青春的迷茫與奮鬥，一度大受歡迎，在上世紀

九十年代發行量高達幾十萬冊，成為江門文學史上值得銘記的一頁。

江門是全國著名僑鄉，華僑題材文學受到作家們的重視，成果豐碩。例如，著名作家熊育群在五邑掛職期間深入生活，創作出展現開平赤坎古鎮歷史變遷的長篇小說《金墟》；鳳群創作的《紅碉樓》，描寫了江門碉樓裏的愛恨情仇。此外，譚月韶等人合著的人物傳記《張肖白傳》，尹繼紅、張碧雲、劉利元的多部作品，都是僑鄉題材的佳作。身居海外的江門籍作家中，伍可娉的長篇小說《金山伯的女人》、劉荒田的散文、鳳群旅居加拿大後創作的多篇描寫華僑在本地生活的長篇小說，書寫了僑鄉移民的命運和人生體驗。

在本土作家創作的華僑題材文學作品中，尹繼紅、郭衛東、張啟雄、熊正紅、梁小恩編著的紀實文學《萬里赴戎機——五邑華僑抗戰實錄》成就突出。這部作品填補了以文學形式全面描繪華僑抗戰歷史的空白，真實地展現了華僑的愛國情懷，榮獲第十屆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

江門地處粵港澳大灣區，新湧起的浪潮為江門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一些作家，特別是本土作家，緊扣時代脈搏，關注社會熱點和新的社會現象，以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主動構思和創作具有大灣區文學特色的作品。比如，以奇幻筆觸勾勒出一個充滿離奇故事的第二宇宙現實世界的長篇小說《小宇宙島漫記》（三部曲）；長篇小說《夢幻花園》，



二十五歲 ——致母親

駱力言

母親，如今的孩子都困在食物裏
二十五歲的我再不像二十五歲的你
容孩子從喜鵲喉中鑽出
如今
我的孩子，比不過身上一隻蚊蠅。
母親，二十五歲的血密麻得像雨後
的水蟻
滲透咬破涼席，盆地般將我吸入
母親，當我恥笑你粗獷的毛髮，
如柱的水從你身體墜下
你掛水的乾癟兜不住故事的純潔與
風韻，
黏膩的手和揉皺的鼻
母親，不求你接受我成年後的，
牽強不情願
但母親，如今她們全都找上門來
當那我走入這個世界，
所有的她們都索來了
撐開盆腔擠進啞語裏，停在啄吻中
落到裙上，都化成香灰鼻涕淚
沉重蘸水的翅膀，終於無法再流轉
不沾粉
母親，身上的她們實在太沉重
可否能放落，可否能停下
母親，我可否有選擇的餘地？
讓我免去苦難。
使你回到年少，
無需成為母親

（作者為江門市作家協會會員。）

描繪了主人公嚮往大自然，一心在自己的花園建造小橋流水景觀的過程中，夫妻之間發生激烈矛盾衝突的故事；人物傳記《李鐵夫傳》，真實地刻畫了中國油畫第一人、孫中山「海外秘書」、辛亥革命功臣李鐵夫熱血的一生，展現了嶺南文人的風骨；長篇兒童文學小說《動物聯盟總動員》，講述了小島沉淪之際，動物們如何在最後一天實行總動員，全力實施碑記工程、拯救新生、保持尊嚴，在兒童文學領域演繹了動物們的勇氣與擔當；小說《頹廢小鎮》，聚焦AI和智能時代、失業浪潮中人們的迷茫、恐懼與掙扎，展現了人性的堅韌。這些作品都體現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多元性、開放性、融合性、

時代性等特點。

江門，這片文學資源豐富的土地，宛如一座尚未被充分挖掘的富礦，蘊含着無限的創作潛力。在傳承與創新的道路上，江門文學正以獨特的姿態不斷前行，未來充滿着無限的可能，值得我們滿懷期待。

（作者為中國作協會員，江門市作家協會主席。第十屆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獲得者，共發表文學作品近三百萬字，出版文學著作十部，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我的校園我的夢》、《爬過沼澤》、《不期而遇》，紀實文學《萬里赴戎機》、《張肖白傳》等。）

◎

「在這道巨大旋轉門的起點，是堅韌聰慧的江門人。他們站立並守護着這座大江之門，每一天都在創造奇跡……」祖籍江門杜阮長壽的著名作家張抗抗以「江門是一座旋轉門」這一鮮活意象，探看不同時代、角度下的江門發展與風貌。

——編者

江門是一座旋轉門

張抗抗

站在江堤上望蓬江，江面浩闊水量豐沛，隔江聳立的兩座青山，煙墩山和蓬萊山，果然對峙如門。三十年前的那個春節，我和父母從廣州乘坐一夜江船，在一個霧氣彌蒙的清晨，穿過那道天然的大江之門，第一次登上我祖籍的故土。那時我尚未意識到，在後來的三十年中，這座雄峙於珠江三角洲的五邑之都江門，將會為我打開一座何其美妙的博物館——珍藏着豐富歷史遺跡、鮮活自然風物的瑰麗寶庫。

那扇門是徐徐開啟的，恰好與這三十年中國前行的軌跡合轍，並未有性急刻意的炫耀。一九八〇年最初的新會印象，是杜阮碧綠的小河、砂石路邊茂密的葵林、闊碩的葵葉；長喬村的民居普遍低矮陳舊，糙米與鹹魚是鄉親們招待我們最好的飯食。然而，家家門楣上的紅色春聯令我新奇驚喜——工整圓熟的書法墨蹟、務實祈福的吉祥祝詞，傳遞出南國厚重的文化底蘊和沿海的開放氣息，顯然已大大領先於北方的滯重與荒寂。鄉里雖是山地貧瘠生活窘困，精緻的新會縣城卻是一派亦中亦西的僑鄉風情，精緻古樸的景堂圖書館，木格窗櫺散發出百年書香。堂哥鄉鄰一排浩蕩自行車隊，騎車帶我們去看風景：秀美葱郁的圭峰山、叱石清澈的泉水瀑布、大榕樹冠蓋如雲的小鳥天堂……

故鄉的土地潛藏着豐厚的歷史人文伏筆，從此有了探究的願望。

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借廣州開會之便，第二次重返長喬。公路暢達，過順德佛山直奔江門。江門在元末明初漸成墟集，為得天獨厚的四邑兩陽交通咽喉，史上即粵省南路通衢，毗鄰港澳，一九〇四年設立海關。記得那年八月，正在重新



故鄉的土地潛隱着豐厚的歷史人文伏筆，令張抗抗產生探究的願望。
(張抗抗提供)

規劃興建中的江門，滿城工地管道新房新路，摩托車汽車卡車壅塞，處處蒸騰着蓬勃的熱氣，整個城市像一隻生猛歡快的新雞，正在鼓翅欲飛。繁華的街市上，赫然立起一座嶄新的大廈——五邑圖書館。館內藏書甚豐功能齊全，鬧中取靜涼爽安適。在珠三角狂熱的經濟大潮中，江門人首先護衛恪守的是

文化，令我頗感欣慰。杜阮鄉那時已歸屬蓬江區劃歸江門，十幾分鐘車程可達。長喬村家家通了電話，路面硬化，村容整潔，村委會辦公室掛滿各種文明评比的優勝錦旗，那一刻，故鄉展示出它新生的文化品格，從此賦予我深切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二〇〇九年夏，中國作協主席團會議選擇在江門召開，我得以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內，第三次重返故里，經新會過台山至開平，一路走來，大江之門在濤聲中順時針緩緩敞開，旋轉出大時代的立體屏幕。

無窮的開拓熱情與天然動力

旋轉門開啟六十度角——我看見了清澈的西江、潭江，幾十條河流，從蒼鬱的遠方奔瀉而來，流經赭紅色起伏的丘陵平原森林河谷，疊泉流瀑，最終匯入溫暖的南海。江門五邑是被海水托起的一方綠洲，江海多處交匯，四百多公里海岸被勾勒出婀娜多姿的曲線。二百多個小島如碧玉浮升海面，上川島的峻石波濤森林獼猴群、下川島的千株椰林金沙海灘，被譽為「東方夏威夷」。在這片山水兼具、錯綜多元

的美地上，處處藏有洶湧的溫泉。曾在著名的古兜溫泉歇過一晚，上百個大小不等、溫度各異的泉池依山而建，周末常有大量港澳旅客專程來此洗塵，潤膚暖心。原來江門的地下盛滿一腔熱水，我的故鄉人，體內擁有無窮的開拓熱情與天然動力。

渾然天成的一座人文榕樹島

旋轉門開啟一百二十度——我看見了那座巍然佇立於江海之畔的崖門古炮台。崖門位於銀洲湖出海口，為珠江海防四門之一，台址為三層半月形巨石壘，枕山扼海氣勢宏闊。作為南宋最後行都的新會，那場慘烈的宋元水上決戰，為青史留下了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多位壯士的英名。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亦曾派重兵守護炮台。古戰場歷經八百年滄桑，於一九四二年重修，現存古炮三門，仰天昂首雄風依舊。我在此心祭先祖，江門這看似閒適的溫柔之鄉，竟是一片剛硬頑韌的血性之地。目光穿越千年的歷史風煙，新會境內的唐朝玉台寺、外海茶庵寺、位於恩平的歇馬舉人村，明清兩代曾培養了七百多位貢生舉人和官員；還有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明末著名理學家、教育家陳白沙，民主革命先驅陳少白，海外著名僑領司徒美堂——我的祖籍江門，歷史人文古跡遺產何等豐厚。那是融匯了古百越文化、中原文化，在與近代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在八面來風的珠江改革前沿，氣根繁茂、渾然

天成的一座人文榕樹島。

中國「第一僑鄉」的江門近代史

旋轉門開啟一百八十度角——中國「第一僑鄉」的江門近代史，十九世紀江門華工遠赴南洋美洲謀生的血淚史，從華僑博物館裏步步推近——異國的蔗田、鐵路、金礦、華工的口供紙、銀信匯票、客死他鄉的義塚、為抗日捐錢的舊布袋……每一張真實的史料圖片上，沾滿華工「血汗」的手紋和印跡；每一件泛黃破舊的珍貴實物，似乎伸手可觸摸到當年華工的淚水與體溫；每一段翔實的文字說明，都留下了窮國草民的恥辱與沉痛、記錄了江門父老頑強拼搏的勇氣和力量。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去馬來西亞訪問，曾拜見過我父親兒時的玩伴甘樓老先生，他十一歲那年隨家人從長喬村出發，一根扁擔挑着行李，步行至珠海碼頭，再坐船到新加坡，後又輾轉到吉隆坡，靠賣菜為生，歷盡艱辛創下家業，如今兒孫都已成为留學英美的「知識分子」。回頭再看「金山客」在家鄉建造的座座奇特碉樓、塘口那座別墅式中西合璧建築風格的立園、台山的梅家大院，可知這片土地上，彙聚沉積了海外華僑，何等濃烈的思鄉戀土之情。

如今，分布於世界各地的五百三十多萬祖籍江門的華僑、華人和港澳台同胞，已成為江門對外的友誼商貿科技之橋。



今日靚麗的江門

旋轉門開啟二百七十度角——今日江門，已擁有無數靚麗的城市名片：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國家環保模範城市、連續五年登上福布斯「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榜」……至二〇〇九年，江門已形成了以機電、紡織、食品、紙業、電子、建材六大支柱產業，擁有摩托車、五金衛浴、汽車零部件、船舶拆解、納米碳酸鈣、電子信息等十五個國家產業基地。全國各地所需百分之七十的麥克風和音箱設備、國內最先進的印刷業、全國人民家家戶戶使用的水龍頭、牛仔褲、人們喜愛的廣合腐乳和李錦記醬油，均產自江門的新會、開平、恩平與鶴山各邑，僅杜阮一鎮，目前便有二千多家中小企業。如今少有人使用葵扇了，但江門人將葵扇作畫，鑲入鏡框，做成精美的工藝品遠銷海內外。江門近郊的蓬江區，是江門的蔬菜瓜果基地，環境優秀空氣清新的別墅和公寓，已成為江門市的宜居後花園。較之珠三角的東莞等發達地區，江門起步稍遲但起點甚高，得益於後發優勢，開局便以環保理念綜合統領，產業布陣合理，近年來迅速駛入快車道，後來者居上，一舉成為集金融生態、旅遊度假、品牌農業、商貿物流為一體的新銳城市。

旋轉門開啟三百六十度角——回到原點，杜阮長喬我的祖地。父親在此出生，後隨父離鄉。八十多

年過去，當年貧困的長喬，如今家家都已豐衣足食。近十年來，村裏又蓋起了不少新房和別墅，在香港工作的堂兄家後院，竟然還建有一汪清水蕩漾的游泳池。唯有長喬村委會的辦公樓，十幾年沒有翻修，外牆灰黑破舊，但內牆卻掛滿了更多獎狀。心裏湧上陣陣暖意，明白長喬村的祥和氣象，得益於幹部的自律清廉。長喬人自豪地說，杜阮鎮各村外來務工者眾多，卻少有民事糾紛與惡性案件，可知此地民風淳厚德行寬仁。時近傍晚，村口蒼鬱的大榕樹下，集聚着閒談說笑的鄉親；寬敞規整的小學校正散學，一群群身穿漂亮校服的少年雀躍而過，標準的普通話、禮貌大方的舉止、歡快甜美的歌聲，與城市教育水準並無差異。我在村裏信步走去，一路芒果荔枝綠樹相伴，想像着初夏果熟時節，整個村子定是香風醉人。

在這道巨大旋轉門的起點，是堅韌聰慧的江門人。他們站立並守護着這座大江之門，每一天都在創造奇跡。

江門是一座旋轉門——此話出自鳳凰台著名節目主持人胡一虎，如此精準形象的比喻，正合我意。旋轉——每一寸開啟移動敞開，都是新的風景。江門這道旋轉門，沒有終點。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小題為編者所加。作者為中國著名作家，第七、八、九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作者為中國僑都江門作賦，大談江門的鍾靈毓秀、人才輩出、傑出成就。

——編者

中國僑都江門賦

丘 麥

南粵明珠，中國僑都。星分翼軫，地接蓬瀛。溯蒼梧而望五嶺，襟南海而引西江。觀其物華天寶，則珠璣耀彩，玉潤流光。時維乙巳孟春，欣逢兩會啟幕，僑鄉政通人和，百業俱興，四市三區，各領風騷。遂作斯賦：

攬其三江襟帶，五邑鍾靈。圭峰疊翠，銀洲浮玉，崖海騰龍；叱石松濤，古勞荷韻，碉樓貫虹。謁白沙之釣台，春陽書院；仰啟超之故里，茶坑文宗。觀小鳥天堂之幽籟，榕蔭百畝；賞立園騎樓之檐甍，畫棟千重。撫南樓之彈孔，七子忠魂如在；看赤坎之古鎮，百年商埠煥新。乘青舫而溯潭江，賞畫廊之百里；登川島而擁碧濤，醉銀灘之萬頃。赤坎墟騎樓列陣，存華僑築城奇志；長堤街燈影流金，展百年商埠遺風。

滄海桑田，豈止鍾靈毓秀；星移物換，從來臥虎藏龍。於是白沙獻章，開明儒心學先河，立嶺南學派；任公飲冰，揚變法維新大纛，振華夏雄鐘。更有僑領司徒，助中山先生革命偉業；院士思禮，啟火箭導彈控制鴻蒙。百載市埠，帆檣曾蔽五洲浪；萬國建築，騎樓猶帶四海風。馮如凌雲，振翼竟成開山傑；歇馬礪志，垂韁早毓舉人公。至若陳皮陳香，三瓣能調鼎鼐；陳山火龍，百米可舞蒼穹。梅京蔡李佛拳，剛柔並濟傳四代；古勞梁贊詠春，偏正合壁立五宗。更喜光影傳奇，黎民偉開新元，黃柳霜驚寰宇，百星耀於銀幕；胡蝶展翅，潤發生輝，華仔飲譽，朝俸封帝，影視明星冠群倫。

喜看今日僑都，日升譽聞。濱江虹起，銀洲浪拍，錦江泉湧，中微子探秘地心；高鐵穿梭，深中貫洋，黃茅跨海，大灣區振翅鵬鯤。蓬江智谷，聚高新智造之產業；廣海灣畔，啟大橋經濟之新程。文旅興市，碉樓星布列世遺，溫泉珠串耀南天；影棚天成，



夢、拇指

駱力言

夢

讓你在臨睡前顫抖的，不是噩夢
是月影裏抖落的樹葉
它們如鴿子的翅膀震顫
將夜的歎息彈到你的肩上
讓你撞上河床中堅硬的繩索
切斷，嚙聲的憂鬱
如今我們的道路回到夜晚的湖洞
我們貼着壁，讓裸露在外的骨鞘完好地切開
所有的肉
山壁中落下的雨水
拽住我們的腳踝
使愛人的手在外冰凍
傳說洞外有光
一切都是光纖造的永恆
我們跋涉回到光裏
重新讓肉生長氧氣
花骨凋蜜
讓滋潤蜂鴉的氧氣隨雨水回到湖中
回到遙遠的道上

拇指

天地誕生之初，我和你都是石頭
我也像現在這樣
用我連延的尾椎去觸碰你的手
如今我們生養父母，長滿血肉
緊握着你的拇指，像抓住一把鑰匙
通往，你澎湃的體腔

（作者為江門市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大學碩士，發表小說、散文、詩歌多篇。）

墟街可溯百年史，山海能摹萬國風。熱播劇集引狂飆，取景處處皆網紅；電影連台展風華，啟播集集競崢嶸。更築農旅新局，開台農文旅融三產；志創世旅勝地，山海泉江湖匯一城。銀湖激灑，院士路墨香盈袖；圭壁納賢，創新谷俊采如雲。非遺煥彩，宮燈彩紮傳雅韻，茅龍筆寶繪丹青。五邑大學，育僑鄉之桃李；華人華博，系寰宇之赤誠。

嗟乎！江通四海，門迎天下；僑鄉精神，敢為人先。闖金山，下南洋，華工築路傳薪火；建碉樓，

興實業，赤子報國寫丹忱。今秉初心，六大工程，兩業融合，三箭齊發，再啟新程：舉工業振興之旗，築科技創新之城；揚僑鄉文化之帆，拓港澳融合之路；固生態宜居之本，繪鄉村振興之圖。交通先行，銀洲湖畔風鵬正舉；園區再造，廣海灣內雲帆高張。六百萬人同心，廣續闖金山下南洋氣魄；千萬僑胞攜手，再寫新時代高質量華章！

（作者原名麥和幸，中華詩詞學會、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百篇詩詞在全國詩詞大賽獲獎。）

◎

鯪魚頭和豬大腸這兩種在今日已屬平常的食材，曾是作者童年難得的葷菜，令他留下深刻印象。作者成年後試圖重現童年味道，但昔日下廚的母親已無法品嚐，與母親共同創造的味覺記憶，終被歲月釀成難言的滋味。

——編者

鯪魚頭與豬大腸

呂舜立

四十多年前，在外地當教師的父親一周回家一兩次，每當屋外石板路響起自行車顛簸的響聲，我第一時間衝出去，因為喜歡喝兩杯的父親總會買點葷腥回來。

一家六口一個半勞動力，讀過初中的母親算半個，母親不捨得花錢，實際上也沒幾個錢讓她花。

現在是要吃好，當年是吃飽，所以父親不在家時，我最記得的是廣東著名的醬油拌飯。

母親偶爾也會改善一下伙食，也會買點魚啊肉啊之類，魚就是鯪魚頭，肉就是豬大腸。我對這兩個葷菜印象太深了。

鯪魚作為淡水魚來說，那個口感就一個字——鮮，但缺點也太明顯，骨太多了，這絲毫難不住愛吃的水鄉人，將鯪魚的肉剔出來做成魚鬆（也有稱之為魚滑，即做成肉餅或肉丸），以火鍋或者清蒸的形式食用。

肉處理完後，剩下的鯪魚頭骨也不會浪費，也擺在魚桌上售賣，在那個物資缺乏的年代，墟集上只有一個肉檔和魚檔，但生意並不好，那個矮矮的賣魚佬高高在上俯視着來買魚的母親，難得的稀客，今天魚都很新鮮，要啥？

我感到母親拖着我那隻手明顯用力捏了一下，要，要鯪魚頭。

用海草綁着的鯪魚頭骨扔在魚桌上，撲的一聲，有點刺耳。

母親用力拉着我走回家，默不做聲。

回家後，母親將鯪魚頭去腮洗淨瀝乾水，放在鍋裏蒸，從小就不愛做家务的我這個時候最忙碌了，堆火、洗碗、開桌子。

手忙腳亂的我不小心把柴火丟在地上，母親一把扭住我的耳朵，吃吃吃，就會吃！摸着可憐的耳朵，我也不敢哭，的確，那時的我什麼都不會，就會吃。

豬大腸就不用介紹，全世界一個樣，騷。



對比鯪魚頭，我對豬大腸沒啥好感，主要是咬不爛，不是吃，是吞下去的。

當時家裏也養過豬，偌大的豬欄裏就養了一隻。我對這隻豬可好了，放學就去割長在魚塘邊的水菜餵它。

待到差不多一年，豬也該上市了，來幫忙的鄰里七手八腳把豬裝進籠子裏抬到墟上的食品站，再蠢的豬也估摸到什麼回事了，那震天的叫聲彷彿現在還在耳邊迴響。

賣豬回來的父母難得慷慨一回，帶回自家豬的一副下水。我看着那猩紅還在滴血的下水，除了久久吃一次的豬大腸，還有那光滑的豬肝。

豬肝加點薑絲，煮了鍋湯，喝了一口，吃了一塊，嘖嘖，全身毛孔好像張開了，原來豬除了大腸，還有這麼好吃好喝的東西。

現在我還很喜歡吃鯪魚頭，薑切絲蒜切碎，豆豉浸泡後也切碎，加鹽、糖、酒、生粉、醬油調味，充分拌勻後裝碟，大火燒開水後上鍋蒸八分鐘左右即可。

豬大腸就沒吃多少回了，現在對動物內臟敬而遠之，不健康。老婆逼迫着我減肥，豬大腸，沒啥機會吃了。

好多年後，我也這樣罵過女



蒸鯪魚頭。

（資料圖片）

兒，就會玩和吃。女兒馬上頂嘴，我就是喜歡玩和吃，難道你不喜歡嗎？

望着一言九「頂」的女兒，語塞。

有一回，受了憋屈的我回到鄉下，正想用女兒的話戲謔一下母親，竟然發現母親已經是滿頭白髮了，訕笑着說了句：「媽，你喜歡吃什麼跟我說一聲。」

最怕用錢的母親總是說不用破費，有一次突發奇想的我買了鯪魚頭和豬大腸來頓「憶苦思甜」宴，除了負責做菜的妻子數落兩句外，女兒對着這看上去還不錯的菜式就是不下筷子，而令我意外的是母親對着這熟悉而陌生的兩「硬菜」也不默不作聲。

我硬着頭皮頻頻下筷，像個王婆一樣不時向女兒和母親推銷，女兒撇了撇嘴，好吃你就多吃點。母親解釋，牙口不好，消化不了。

我有點無奈地對母親說：

「吃不完就倒掉或者餵狗吧。」

母親聽了心疼了，勉強吃了幾口，最後實在嚼不動，只好將剩下的豬大腸拌飯餵狗。

看着吃得歡快的旺財，望着年老的母親，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滋味。

（作者為江門文藝專職工作者及基層作協負責人。）

「外公的鄉愁是厚重的，像他腳下的土地；而我的鄉愁是輕盈的，像天空中飄過的雲彩。」作者藉與外公共度時光的回憶，展現了兩代人的鄉愁及祖孫間深厚的情感聯繫。

——編者

記憶裏的故鄉與外公

李天銳

今年，是我離開老家的第五年了。許久沒去，望向遠方，故鄉的記憶早已模糊。然而，每當夜深人靜，那些關於家鄉湖北黃岡的回憶，便會如潮水般湧上心頭。

湖北黃岡，那是一片充滿詩意的土地。大別山的巍峨，長江的奔騰，還有那四季分明的景色，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裏。小時候，我最喜歡跟着外公漫步在鄉間的小路上，聽他講述過去的故事。外公的聲音沙啞而溫暖，就像那條蜿蜒的小河，流淌在我的心間。他總是指着遠處的青山說：「孩子，那是大別山，是我們黃岡的脊梁。」每當這時，我便會抬頭仰望那連綿的山巒，心中充滿了對這片土地的敬畏。

黃岡，這座古老而年輕的城市，承載着太多的歷史與記憶。它是東坡赤壁的故鄉，是「黃麻起義」的發源地，也是無數文人墨客筆下的詩意之地。這裏的人們熱情好客，勤勞質樸，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在這片土地上書寫着屬於自己的故事。而我的故事，也從這裏開始。

外公是個地道道的農民，一輩子與土地為伴。他的雙手粗糙而有力，掌心布滿了厚厚的老繭，那是歲月和勞作留下的痕跡。外公總是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鋤頭下地，直到夕陽西下才回家。他的身影在田間地頭來回穿梭，像一棵堅韌的老樹，深深扎根在這片土地上。外公常說：「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只有好好待它，它才會回報你。」他的話語簡單卻深刻，像他腳下的土地一樣樸實無華。

外公已經離開我兩年了，但他的身影卻從未在我的心中消散。記得從前每年春節，外公總是早早地在門口等候，臉上掛着慈祥的笑容。他總是用那雙粗糙而溫暖的手，遞給我一個紅包，然後拉着我坐在火爐旁，聽我講外面的世界。那些溫馨的場景，如今只能在夢中重現。

外公的家在黃岡的一個小村莊，那裏有青磚黛瓦的老屋，有綠油油的稻田，還有潺潺的小溪。每到春節，家家戶戶都會貼上紅紅的春



鄉間小河。

(資料圖片)

聯，掛上紅燈籠，整個村子都沉浸在一片喜慶的氛圍中。外公總是早早地起床，準備豐盛的年夜飯。廚房裏彌漫着柴火的香氣，鍋裏燉着的紅燒肉滋滋作響，那是我記憶中最熟悉的味道。

今年的春節，沒有外公的陪伴，家鄉的年味似乎也淡了許多。我多想再聽他講一次故事，再和他一起貼春聯、放鞭炮。可是，歲月無情，外公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他的離去，讓我對故鄉的思念愈發濃烈，因為那裏有他留下的痕跡，有我們共同的回憶。我常常想起外公親手種的那棵老柿子樹，每到秋天，柿子掛滿枝頭，紅彤彤的，就像外公的笑臉。如今，那棵樹還在，而外公卻再也回不來了。

故鄉的四季是分明的。春天，萬物復蘇，田野裏一片嫩綠。桃花、杏花、梨花競相開放，空氣中

彌漫着淡淡的花香。外公會帶着我去田野裏放風箏，那是一隻他自己做的老鷹風箏，它在藍天中翱翔，彷彿帶着我們的希望飛向遠方。夏天，蟬聲陣陣，陽光灑在河面上，波光粼粼。外公會帶着我去河邊捉魚，他總是能輕鬆地找到魚群，而我則在一旁歡呼雀躍。秋天，是豐收的季節，稻田裏一片金黃，空氣中彌漫着稻穀的清香。外公會帶着我去果園摘柿子，那紅彤彤的柿子，咬一口，甜滋滋的，那是我記憶中最美的味道。冬天，雖然黃岡很少下雪，但外公會在火爐旁烤紅薯，那烤紅薯的香氣，至今讓我難以忘懷。

外公的鄉愁是扎根於土地的，他的思念是具體的、實在的。他懷念的是那片他耕種了一輩子的田地，是那些他親手種下的莊稼，是那些他熟悉的鄉鄰和農事。而我的鄉愁，卻更多是一種情感的寄託，是對童年記憶的追憶，是對外公的深深懷念。外公的鄉愁是厚重的，像他腳下的土地；而我的鄉愁是輕盈的，像天空中飄過的雲彩。

故鄉的黃岡，外公的愛，都成了我心中最柔軟的部分。雖然故鄉的記憶在時間的長河中逐漸模糊，但那份情感卻永遠不會褪色。外公的教誨和陪伴，如同一盞明燈，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作者為江門市作家協會會員、廣州華立學院（江門校區）大一學生。）

04

作者從蒼茫奔流的大江之門回溯古今、激情抒懷，訪名人故居追思遺韻，遊恩平雲禮石頭村、清灣湖感自然人事而悟世，組詩以行吟江門。

——編者

江門行吟

野 松

大江之門

大江蒼茫，一直向東向南奔流
誰在蓬萊山和銅鼓山之間劈開一道大門
大江之門一開，那座燈塔就牧千重帆影
凌雲塔下的少年中國說便成不絕的濤聲
而沸騰的熱土，裸露的胸襟
自有萬千競逐的騁騷捲揚起時代的風雲
那些碉樓不老的容顏，風雨中挺立的腰杆
都在歲月靜好中述說滄桑故事與無限思念
而銀洲湖之南，崖海之浪
至今依然湧蕩着赴死報國的忠魂
小鳥天堂的鷺鳥卻如萬千歸來者
在五邑大地上築起靈魂可棲的居所
圭峰山大雁山梁金山鰲峰山三台山
靜觀白沙茅龍筆抒寫出天地靈氣
鐵夫油畫中革命者獨領的風騷
赤坎古鎮演繹新的潮流，沿海高速穿過
大灣區，古勞水鄉搖起詠春的詩意
哦哦，大江之門打開，僑都僑連天下
在園區再造產城融合中續寫新的篇章
一個偉大夢想讓她盛裝鳴笛，出港遠航



探訪胡蝶故居

三間二廊青磚的水寨村八十六號，修葺後依然寂然於西江南畔。濤聲依舊，兩扇緊閉的木門不帶表情。

拜問隔壁洋樓的一位長者

如何才能再次走進屬於一位女子黃金年代的記憶，長者讓我到前面居屋，請一位

胡蝶族親的老婦人來打開這兩扇

陽光斑駁，早就想讓新鮮空氣溜進去的大門

老婦人盤問我來幹何事，是什麼身份哪個單位

我唯有一一老實回答，贏得她的信任

因疫情而閉關了許多時日的故居

才靜然敞開了衣襟。我似看見一名小女孩

蹦蹦跳跳，從屋裏走了出來

很快就回她那民國的上海去了

我用手機拍下〈胡蝶家世與年譜〉

拍下那些黑白劇照

那盆假花在舊案上開放着

旁邊的胡蝶舊居牌子，證明不可移動的文物

仍有歲月留下的聲音與痕跡

那隻白色的蝴蝶，翅膀沉重

在一頁封面中撲展不起來

再拍介紹故居修葺的〈前言〉

拍下那些介紹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

中國半有聲與有聲電影的文字

拍下她的頭部銅像

她那對迷人的酒窩，以及旗袍

想去翻閱曾經存在但卻已

不再存在的，那幾本厚厚的書籍

外面就起風了。我忽然記起

昨天的天氣預報：今日會有狂風驟雨

走出故居，大雨已經滂沱

歲月模糊得不見了來路

更見不到欲越過太平洋的波濤

飛回來的那一顆幽魂

卻記得，去年我來時，見到的

那一抹，從天井漏下的斜陽夕照

恩平雲禮石頭村

雲禮村並不孤寂

孤寂的是相繼離開這些石頭的村民

石頭們並不孤寂
石頭們有石頭們的陪伴

在山的泉水清又清
我匆匆而來，不忍匆匆而去
時間的過客，用好奇的目光
逐一掃過那些長滿植物的石牆
那些仍可見到一方蔚藍乾坤的天井
那些似仍留有童聲笑語的廳堂
搜索石頭與開村先祖的故事
測量一種文明與另一種文明的距離

以石頭堆砌的夢想，仍幽暗或銜亮在
一間間欲塌未塌的石室石房之內
一扇關着的新木門，寫着
空屋一間，請勿破門而入
被素描的歲月，正化成一首歌
從這大山深處，飄蕩出去

塵歸塵，土歸土。所有的繁華
都不及這些石頭內心的豐盈
我想在一個深夜，採摘村中水塘的一枝蓮
在此躑躅徘徊，讓月光輝照，
或讓風雨淋洗冲刷身上的疤痕

與友人乘小船遊恩平清灣湖

天上的烏雲在翻動湖水的綠
群山像環列的衛士，護佑着一湖深情
你坐在船頭，長髮及腰，素顏面對江山
我卻聽着波浪低聲吟唱存藏已久的故事
任柔風拂過遼闊觸撫深處的痼痕

湖邊的勁竹，山上的蒼松，告訴我
在這塵世，氣節與風骨比黃金更貴重
就像這沒被污染的大湖可情迷天下
就像這被烏雲遮蔽的天空，依然拼命
把光芒洩露出去，把洩露出去的光芒
擴散成可洞透一切黑暗與罪惡
可照亮一切可溫暖一切的光明

已不需要在此打撈沉沒已久的希望
嘯傲吧！我不再是一名忍痛的隱者

（作者本名楊志明，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
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曾出版
詩集四部和詩歌評論集兩部。曾獲二〇二一年第四屆
「十佳當代詩人」獎等。）



本文以一顆鬆動的乳牙與香甜的糖不甩為線索，以充滿童真的對話及情節，生動地展現了女主人公賀少夏如何面對成長過程中的迷茫與憂慮。

——編者

糖不甩

宋 玥

寫字樓旁的商城開了家粵味小吃店，店中招牌：糖不甩，賀少夏見此，舔了舔門牙，然後笑了。

一段封存了二十餘年的記憶，帶着糖不甩的甜香，悄然開啟。

五歲的賀少夏使舌尖頂了頂業已活動的門牙，阿媽一面給她收拾回鄉下奶奶家過暑假的行李，一面笑道：「我們少夏該換牙了。」少夏問阿媽什麼是換牙，阿媽解釋：「就是現在的小牙要掉了。」牙要掉了？少夏被嚇了一跳。

翌日。鄉間清脆鳥啼喚醒少夏，剛洗漱完畢，一個人影便竄了進來：「你就『四』賀阿婆的孫女？」來人與少夏同齡，恰逢換牙期，因門牙缺席，致使講話漏風。少夏將其打量，學舌：「你『四』哪個？」來人自報家門：「我『四』小灰，我哥『四』大灰，我阿媽會做好吃的糖不甩。」少夏望着小灰，想起阿媽說的掉牙，心中打鼓：面前這個無牙仔，說話漏風且形象滑稽，她難免擔心起自己的門牙。

小灰猜中了少夏的心事，道：「你別小看我是無牙仔，我可知很多好玩的，我帶你四處走走！」

灰土路上大紅花簇簇，小灰折其一朵：花托沁蜜，微涼絲甜，他讓少夏嘗嘗，少夏扭頭不敢，小灰比鬼臉大笑：「膽小鬼！」少夏窘迫。前方樹杈顫抖，葉片雨般沙沙落：「不准對賀阿婆孫女無禮！」聲到人到，白衫藍褲瘦高個、星眉劍目的大灰翩然落地，如天降救兵，「嘭」一記響，小灰頭遭爆栗。小灰捂頭抗議：「哥，你下手好重！」大灰戳了戳小灰的圓肚皮，笑問：「阿媽今天熬糖漿了？」小灰偷吃被識破，不膽怯，反大方承認：「是啊，糖不甩的糖漿最爽口！」大灰轉向少夏，道：「我們帶你去嘗嘗阿媽親手做的糖不甩！」

少夏望向大哥哥般的大灰，感覺他見多識廣，便小聲問：「大灰哥，牙掉了還會長嗎？」大灰細看少夏，發現了她門牙的「奧秘」，安

江門行吟 · 陪譚五昌教授謁訪陳垣故居

野 松

清明，簞鷓鴣燃紅了僑都江門
燃紅了濱江新城棠下鎮的石頭村
三位從珠海過來的詩人
與兩位江門詩人，順着一路
春天的抒情，向你直奔而來

讀碑文，讀古庭院，讀
先生誕辰一百四十周年眾多名家的致辭
讀那些黑白照片，書稿目錄，殘舊書箋
讀抗日戰爭中，先生以輔仁為陣地
為民族，為家國，培根鑄魂的勇毅

讀北師大校長的任命通知書上
一代偉人用毛筆寫下的名字：毛澤東
讀那長鬚飄逸，讀那石頭堅硬
讀國之寶在七十九歲高齡
面向紅色旗幟舉起了右手

讀享年九十一歲的先生，臨終留下的遺囑
把四萬元稿費作最後上交的黨費
所藏四萬餘冊書籍，千餘件
書畫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
淚雨灑落在故居門前的一株簞鷓鴣上

慕名來訪的北師大教授
也留着短短的鬚鬚，總是在不自覺的
喃喃自語：我是專程來拜謁老校長的
還寄語追隨他而來的侄孫兒侄孫女
將來一定要考上北師大！

在先生銅像前三鞠躬後
再與侄女侄婿一家合照
這位教授詩人，抬頭瞭望天空
想到全球化語境下的詩歌寫作
使用贛西鄉音唱起了一支《映山紅》

（作者本名楊志明，為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曾出版詩集四部和詩歌評論集兩部。曾獲二〇二一年第四屆「十佳當代詩人」獎等。）

慰道：「掉了乳牙，才能長出恆牙。」言罷，他咧嘴齙牙：「一口堅實白淨的恆牙。」小灰雀躍：「賀少夏，我們都會像我哥這樣，長出漂亮的恆牙！」
小灰在前頭小跑帶路，嘴裏不忘吆喝：「糖不甩，糖不甩，粉丸搓，糖漿滾，蘸上花生香又美。」五分鐘後。三人止步於伍記小賣部。小灰介紹：「這是我們家的小賣部。」

「媽，賀阿婆的孫女少夏來了。」大灰引少夏自東門入了店堂。伍阿姨立刻將一碗晾好的糖不甩端給少夏，熱情道：「嘗一嘗。」少夏使勺子舀起一點糖不甩，剛入口，便感覺酥滑香甜、甜不膩，她將碗端至鼻下嗅嗅：味香四溢。「好吃嗎？」伍阿姨問，少夏點頭。「愛吃嗎？」大灰問，少夏使勁點頭。

忽然，少夏感覺牙床一酸，逃兵般的門牙在糖不甩的黏連牽扯下，無聲落下！少夏將其吐出，滿面茫然，小灰見此，拍掌歡呼：「我是沒牙仔，你是沒牙妹！」大灰瞪了一眼頑皮的弟弟，彎腰蹲至少夏跟前，點那裏着糖不甩的門牙，道：「恭喜少夏進入換牙行列，這是邁向成長的重要一步！」
暑假尾聲，少夏返城。阿媽一眼就看到了少夏的變化，高興道：「我們少夏長大了——」少夏舔了舔那空空如也的門牙牙床，彷彿還存有糖不甩的甜香，她摟住阿媽的頸項，開懷大笑：「我也長大了。」

（作者為江門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在《作品》、《江門文藝》等刊物發表多篇短篇小說。）

◎



人來人往的月台上，坐在長椅上的「你」和混沌中浮現的老人展開了一場對話。緊隨汽笛聲的朦朧中，「你」的往事一幕幕呈現眼前……

——編者

自我審訊

張師奶

你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你只能依稀想起別人對你的各種稱呼。又及，你似乎被困在了這裏，一個列車停靠的站點。除你之外，你什麼都沒有。人來來往往。

你的腦海上空只盤旋着一個句子：回憶起你是如何來到這裏。如何出去，不是你能獨自解決的。你什麼都想不起。空想。焦慮與焦慮觸目驚心的面孔迫使你抬起頭。

巨大的掛鐘高懸。時針艱難地挪動。金屬零件相互擠壓磨合，（啊那聲音）猶如牙神經的痛覺，酸心刺骨，又如喉病患者無聲的呻吟。但這一切被封存在金屬外殼中，你聽不見。在你看來，它就是亙古不變的時間之流的冰冷化身。

人來來往往。這都不重要。對你來說他們都沒有面孔，你只是坐在長椅上，等一個值得讓你等下去的理由。

一個人在你身邊坐下。你看向他，他的面孔就在一片混沌中浮現出來。是一位老人，帶着莫名的親和力，你頗感熟悉，但並不打算先開口。

「你是在等一輛你認為不會來的車，對嗎？」

「……是吧。」

「為什麼要這樣說是呢？」

「因為就是這樣的呀。」

「你是在等一位你認為不會在車上下來的人。」

（你沒有回應，於是老人接着說。）

「心不在焉。你在想自己的事。碰巧我知道答案。你想聽的話，我就說下去。」

（老人的聲音緩慢沉穩如起伏的水波，讓你彷彿置身於夢的漩渦。灰塵的喧囂，車輪滾滾，長鳴的汽笛聲——你的耳邊浮現，層層

疊疊的回憶湧上你的眼眸。淹沒。」

睜開眼，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張嘴，只能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一對年輕的男女俯視你，你躺在新生的喜悅中，那種喜悅來自他們的眼睛。你說，他長大以後會是什麼樣子。反正肯定過得比我們好。那還用說。總之別待在這裏，我不希望他過這樣的生活。當然了，要走出去，去見識外面的世界……他們好像就這樣說開去了，話題越來越遠，但還是被一根線扯回了你身上。「你說，他要叫什麼名字……」

（汽笛聲覆蓋一切，一切變得朦朧。）

肌肉的酸疼和心跳的疲累讓你的思維頓時手術刀般明銳。你，以及一車廂與你年齡相仿的人，在形似跑步機的器械上笨拙地賣力。一位表情莊嚴的中年人手持一根空心鋼管，不斷嘶吼些什麼，其中夾雜着不少針對個人的話語。你不知道其中哪一句是瞄準你的羽箭。你只辨認出其中部分信息，諸如我們已經落後太多，要跟上進度，緊緊咬住甚至超過領先我們的列車，要狠狠甩開直至再也看不見落後我們的列車。說得再多，無非讓你們多賣力。你心生厭煩，不免有些走神，腳下一軟，天旋地轉，一萬束光聚焦你身上。你失去了知覺。

（汽笛聲覆蓋一切，一切變得朦朧。）

看着她熟睡的樣子，你的心底泛起一陣平淡的喜悦。她算不上有多漂亮，但勝在耐看，眉宇間有

一股你說不上來的氣息，也正合你心意。窗外依舊是那些循環播放的景色，你對無聊的感覺也心生無聊。但現在你甚至覺得，就這樣一輩子，好像也挺不錯。你想到你們新婚時那晚，她摟着你的肩，問你愛不愛她。你說「……是吧。」她又問白天宣誓的時候，面對她為什麼遲遲說不出自己的名字，你說太久不用就生疏了。她說，「那我以後叫你什麼你都答應咯。」你應了下來。於是漫天花瓣降落在什麼身上。你枕着回憶的花瓣，看着熟睡的她。夢進了她的夢。

（汽笛聲覆蓋一切，一切變得朦朧。）

看着玻璃窗戶裏，你的面容。你不得不承認，時間早已將美好的年華從你身上剝離。你老了。歲月是一條沒有盡頭的河，再勇猛的泳者到最後也不得不溺水（重要在於結束的姿態……）因了命運格外鍾情於對稱的美，上帝給了你生，也同時將死鄭重遞給你。縱觀你的一生，你好像沒有做出什麼不一樣的的事情。按部就班。你想起來父母的話。「要走出去……」你拖到現在，現在你有心無力。每當你看着窗外，思考着這輛永不停歇的列車究竟去向何方，你感覺一切有其變數。現在你什麼都看得清楚，你卻寧願不要這樣。可惜你不能讓過去的你失明。

（汽笛聲覆蓋一切，一切變得朦朧。）

（又回到了這裏）你什麼都看不見。周圍是黑



色，從屬虛無的黑。「這是什麼地方。」

列車上的燈全滅了。車停了。你聽不見其他人的聲音。除了自己的存在，你什麼都確定不了。

「唔……恍若失明。」

你必須為你開一扇門。「我要出去。」

你擰開了門把手。無數色塊旋轉，待到一切暈眩如塵埃落定，你看到了你。「我看到了我。」

（汽笛聲掩蓋不了你的存在。強烈的存在。）

——所以，我看到了你。老人的聲音柔軟而堅定。

——和我走吧。趕下一班車。老人伸出手。

老人輕聲喚你的名字。有些生疏。

「你剛剛怎麼稱呼我？不要用父母給予的名，

那不是我的真名。」

「那你的真名是？」

「我的名字是……」（你的聲音弱了下去，但你確信老人聽得很清楚。）

你愣了愣，你看不見你的表情，但你知道，你在流淚。

（作者本名張睿，二〇〇七年生於江門，為江門市作家協會會員，現就讀於江門市第一中學高中二年級。作品散見於《作品》、《詩潮》、《中學生活報》等報刊及各大媒體平台。）

01

世俗被褪掉外衣，所有悲喜一網打盡

陳芳

黑暗像一盞燈，不分晝夜地笑着哭着

埋着頭，我們自作聰明地跟着學

恩怨不明就裏地扯出積累的賬

混沌不堪的江湖，只能一次次小心撒網

人生乾癟，在情感的縫隙尋找着依靠

唯獨野心躲在隱秘角落，捏着欲望之花自淫

當AI溢出誘餌，浮萍如潛水之龍

水，奉獻承歡的機會

在身體裏摸着魚，清醒地把所有和盤托出

這個時候，活的過程很簡單

青蛙趴在地上，坐在水旁的柳，吟頌詩

雜草終於找到了草原，有人竊喜地跳着搖滾

拉滿弦的箭，讓我熱血少年

裸泳的肢體，清晰得像快缺油的機器

揉了揉，也扯了扯，生活這張網

誰都清醒，僥倖地算計了別人，自己也難逃

時間像握着手機，一點開

世俗被褪掉外衣，所有悲喜一網打盡

（作者為珠海城市職業技術學院教師。）

本文評介楊曉的童話小說《嘿，阿虎》，分析作品如何以動物為主角展現主題，以虛構故事融合江門實境，撫慰兒童及成年人的心靈。

——編者

一場關於愛和成長的冒險 ——評楊曉小說《嘿，阿虎》

宋 雯

兒童對童話有着天然的親近感，因為在童話故事裏，世間萬物都是有生命的，花兒會唱歌，小鳥會說話，獅子和馬能夠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這剛好契合了兒童普遍持有的「萬物有靈」論。心理學家皮亞傑研究發現，兒童在心理發展的某個階段，確實會將一切事物視為與人類相同。江門作家楊曉的新作《嘿，阿虎》，就是這樣一部充滿童真童趣的童話小說。

《嘿，阿虎》的主人公不是人類，而是幾隻人類熟悉且喜愛的小動物，阿虎、黑妞是貓，小QQ是鵝哥，小飛龍是八哥，毛球是倉鼠。這些小動物雖然保留了原有的生理屬性，可情感、心理和人類別無二致。阿虎、黑妞抓老鼠，喜歡吃魚，鵝哥和八哥住在樹上的鳥窩裏，以螞蚱、蟋蟀、小蟲為食，圓滾滾的毛球倉鼠最愛的則是杏仁、花生等堅果，可是他們的心靈世界、所思所想都跟人類高度相似。阿虎是一個充滿勇氣和力量的、常常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俠」，伙伴落難，他都挺身相助；小QQ是一個勤奮上進的「建築師」，立志一定要做出世界上最好的鳥窩；黑妞則是一個心思細膩，心地善良的嬌俏「少女」，總是想朋友所急朋友所急，看到母老鼠懷孕了會心軟。

成長，是貫穿整部小說的主題。跳出舒適區，是成長的第一步。阿虎本來和媽媽及兩個哥哥、一個妹妹生活在一起，它們從小就被媽媽告誡，一定不要跨過這條車流不斷的馬路到對面去，這讓阿虎對馬路對面的世界更加好奇，有一天終於忍不住跨越了這條車流，進入到一個陌生的世界；黑妞是一隻膽小害羞的小母貓，可當她媽媽毫無徵兆離開她後，她也不得不開始學着獨立生活；小QQ也生活得不容易，作為外來的海南鵝哥，他不受其他鳥類待見，搭窩、捕食全靠自己摸索。跳出舒適區後，阿虎、黑妞、小QQ飛速成長起來，黑妞跟着阿虎學會了怎麼抓老鼠，沒做過窩的小QQ在他一遍又一遍地拆掉重來的反覆中，



慢慢地掌握了築巢的本領，牠們都變得更加強大了。

動物之間的情誼更是讓人感動。黑妞最初不是很適應老鼠肉的味道，阿虎就陪着她到食堂的垃圾桶覓食，黑妞、小QQ、倉鼠受欺負，阿虎總是像天神一樣趕來救援；阿虎的媽媽、哥哥和妹妹被人捉走關進鐵籠，黑妞和小QQ義無反顧跟着阿虎前去解救；倉鼠的表哥為了弟弟能活命，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小說後半部，大家為了幫黑妞找媽媽，一起踏上路途遙遠的冒險旅程。友情，互助，關愛，讓這些原本弱小的動物充滿了無窮的力量，這股力量甚至感染了本來與他們為敵的疤臉貓：「他感受到了一種從來沒有的力量，這股力量讓他重獲新生，這是一股愛的力量。」

感官場景虛中見實

這部小說的人物、情節都是虛構的，可是讀起來卻有一種真實感，因為作者為故事設定的空間是真實的，尤其生活在江門的朋友，看到小說中的僑都理工大學、東湖公園、星光公園、體育公園、萬達廣場、西江、江心小島，就會有一種走進故事的奇妙感覺，這不就是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麼？楊曉是廣西人，但已定居江門多年，看來他把江門也當作了他的「寫作根據地」。此外，這部小說的細節描寫也很到位，無論是對環境還是對事物的描寫，都極富畫面感，如：「四周靜悄悄的，牆角的滅蚊燈發出幽暗的藍光，偶



楊曉《嘿，阿虎》，廣州：花城出版社，二〇二五年。（資料圖片）

爾發出一兩聲劈啪的電擊聲，那是有倒霉的蚊子經不起滅蚊燈的誘惑，用自己幼小的身軀去迎接電的親吻」，「這些爬山虎長得很茂盛，許多葉子在初秋的艷陽中開始染上多彩的斑斕，讓這堵有些年頭的青磚斷牆散發着青銅般的質感。」老鼠「前爪端在胸前，兩隻小眼睛警覺地東張西望起來，尖尖的鼻子在空中不停地嗅着什麼」。從這些描寫中，我們能感到作者感官是開放的，這使得小說擁有了一個堅實的物質外殼，這也正是真實感的重要來源。

《嘿，阿虎》，是一部充滿勇氣、力量和愛的小說，童話色彩濃郁，卻又不乏生活的真實感。這樣的作品，不僅適合孩子閱讀，成年人也能從中獲得心靈的慰藉。

（作者為五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江門市作家協會理事，曾發表多篇文學評論。）



一盞舊檯燈壞了，竟不期然有點悵惘。是捨不得這盞燈？還是留戀它的「正大光明」？

江湖夜雨



朱少璋
香港作家

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檯燈，終於亮不起來了。

當年首次置業，兩口子共組小家庭，搬進位於上水新居。這裏，算得上是新生活的開始。比如說，我有了人生中第一盞檯燈……。後來多次遷居，很多東西都在搬遷中新陳代謝，只有這盞檯燈，總是隨我到處開開關關。

檯燈的隱藏意義在於，它應該放在一張書檯上；而書檯，則應該安放在書房之內；而書房內書檯前，應該有一個喜歡讀書或喜愛寫作的人。

有了檯燈，就意味着我有了人生中第一間書房、第一張書檯。書呆子的夢想不是淳于棼的蟻穴功名也不是盧生的邯鄲富貴，求的是一片四壁縹緲的小書房內坐擁群書——清夜兀坐，書檯前一燈燦然。看書、寫文章或者胡思亂想，都有賴相照。

若強說「青燈有味」或「一燈如豆」就不免矯情或不符事實了。此燈光線一白到底，明亮而覆蓋面積大，完完全全夠得上「正大光明」四字。任你桃李爭輝春風得意或江湖浩淼夜雨淅瀝，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只要把燈掀亮，入眼佳作或入文佳句，都歷歷在目，字詞句段一點都不含糊。

一盞舊檯燈壞了，竟不期然有點悵惘。是捨不得這盞燈？還是留戀它的「正大光明」？說到底，戀戀不捨的可能只是一種把生活習慣重複蒸餾而成的「物我關係」。這種關係一旦中止，主觀感覺就是「若有所失」。其實只要換過一盞新的檯燈就可以了，所謂「有所失」在理性上講，只是「若」，不是「真」。但正因如此，我們在思念「故人」之外，就漸漸有了對故土、故地、故園、故里、故居、故鄉以至故物的種種牽繫。《後漢書·襄楷傳》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的說法，修行者避免在同一棵樹下連睡三夜，就是為了要避免產生人與物之間的感情牽繫，用心良苦。

聽說這年代的產品設計須加上「不耐用」的考慮。正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只因物品耐用與否直接影響銷售量。二〇一〇年上映的《燈泡陰謀》，



講的正是燈泡廠家為了提高銷售量而故意縮短產品壽命的故事。為此我特別感到幸運，這盞購於三十三年前的檯燈，只更換過兩次燈泡；而這種舊型號的燈泡，今天業已停產了。

那些馬齒莧



林中英
澳門筆會會長

這么多有治病功效的新鮮草藥，在中西醫醫療條件之下，退出城市人的生活，即使農村也不像從前那樣……作為知識，我很想認識它們，記念它們。

路過高園街茨林圍，連着石牆的土垣上長着野花野草，其中多有野生馬齒莧。它是我熟悉不過的野菜了，禁不住伸手採摘，拿回家煮吃，舊情舊趣又回到目前。

童年時代的夏日多回跟祖母上街，到居處附近尋寶。目光如掃雷一般向着地面，從碎石路上、房牆下、路牙子旁尋縫抵隙，尋那可以用來煮湯或以蒜蓉清炒的野生馬齒莧，它又叫瓜子菜。可是這裏沒有讓野草野菜瘋長的土地，馬齒莧從裂縫中擠出來，我們摘個小半天，只夠家裏每人一箸，只能把採摘當作玩意。



長芒莧，葉子較厚，脂肪和蛋白質含量高，以前美洲原住民將它曬乾或煮熟作為蔬菜食用。（林中英提供）

供吃，搗爛後用來外敷。稱作臭花樹的馬纓丹也可摘來煮水洗澡，能治瘡疔，然而它花色艷而氣味不佳，作藤狀逸生，垂於高牆圍欄外。我不愛沾手。

大抵因為採摘的小體驗，使我對低矮的路邊花、牆角草、壁間苔等微物多一點留意，只要蹲下來仔細看，便好像能欣賞到另一維度的多姿多彩綠色世界，若湊近拍攝，放大來看，簡直就是莽莽叢林。泥縫、磚縫裏閒閒地長着的一點紅、葉下珠、小葉冷水花、匍匐大戟等等，一式都具有清熱涼血的功效。還有長芒莧，葉子較厚，脂肪和蛋白質含量高，以前美洲原住民將它曬乾或煮熟作為蔬菜食用。長芒莧生長快速，被視為入侵性雜草，成農耕園藝之敵，但在城市裏卻孤零零地從一線罅隙中掙扎出頭，無法施展掠地作為。野草野菜大減，車前草、野荊芥、了哥王更見不到了。

我喜歡野生莧菜的微酸食味，聽說它很有益處，能清熱解毒。那時的小孩多愛長瘡癤，小便不暢，馬齒莧很能對付，煮熟

那天我摘馬齒莧後，到附近的哪吒文化館喝杯下午茶。青年女服務員見我在桌上攤放的野莧，也來了興致，到門外給我採來蒲公英和白花蛇舌草各一株。她說在農村成長，故對植物多有認識，亦有深深感情。我用手機的辨別綠植程式來求證一下，所謂白花蛇舌草卻是傘房花耳草，兩者形貌相近，故常被混淆，分辨之法是白花蛇舌草的每朵小白花都獨立而生，而後者的花朵則長在一起，亦有清熱解毒、利尿消腫、活血止痛的功效。

這麼多有治病功效的新鮮草藥，在中西醫療條件大為改善之下，退出城市人的生活，即使農村也不像從前那樣，到屋後山頭澤畔採幾把草藥，仗着它渡過傷病禍劫。作為知識，我很想認識它們，記念它們。

從石硤尾站出發



黃秀蓮
香港作家

石硤尾，焚於火劫，重生於徙置，再生於重建，從因陋就簡藏污納垢而種種優化處處進步，道盡了香江歲月。

香港每個地鐵站都有一種主題色調，石硤尾站

是一片新綠，青青柳色，彷彿把春天搬到眼前。乘客在翠色簇擁中步出車站，站外又是佳木蔥蘢。站口原來位於小丘之巔，空氣清爽，山風相迎，精神為之一快，沒料到驚喜沓來。無意登臨卻已立在高處，居高望遠，眼界一寬，仰望則碧空寬遠，俯視則坡度緩降，環顧則寧靜整潔，好一番社區新貌。

眼前校舍連綿，共中小學六七間，依着山勢起伏而建。從山路的起點，粉牆素白，樓房低矮，一直到極目盡處，弦歌不絕，儼然校園專區，蔚為文化景觀。校門離地鐵站不過咫尺，學生得享交通之便，舉頭有大幅藍天還有幽靜環境。嗯，把理想的地段交給學校贈給孩子，是多麼高瞻遠矚之舉。

道上有玻璃纖維檐篷，沿着坡度遮風擋雨，實用地保護行人。站外的音樂聲提示了這兒有凸字地圖，更有圓點和條狀的黃色導盲磚，引領盲人上下坡往盲人輔導會去。路旁樹影間是幢幢白色新型的公屋，規劃井然，自成一村。

這地方睽違多年了，不免站外顧盼，一路欣然，未睹舊觀者，很難理解我那刻心情。中學時代與同學徒步上下課，每天都要穿過石硤尾，短短一程必經之路卻走得膽戰心驚。樓高六層的徙置大廈設施簡陋，廚廁共用，浴室常有色狼突襲。周圍垃圾堆積，溝渠溷濁流潦着大小便溺，吸毒者扔下的針筒零散於地，痰涎唾沫隨時從天而降，乃管理鬆懈更兼欠缺公德所致。據說香港戰前，石硤尾這山嶺谷地已遍地是自行



穗遊即景六首

黃坤堯

其一 炳勝公館

天河炳勝盛名躋，脆皖香飄清遠雞。
蓮子南瓜薯菜饌，田園風味溢霜畦。

其二 惠食佳

越秀東風惠食佳，紅燒乳鴿太雕懷。
芥蘭新綠魚蝦蟹，臘味煲香白飯諧。

其三 點都德

文化非遺蝦餃皇，金沙紅米粉腸香。
小銅壺飲點都德，薑汁小籠鮮味揚。

其四 陶陶居

樂也陶陶居也樂，康公長素壯顏書。
芥蘭生菜清湯燉，換得籠鵝太古初。

其五 大佛寺

大佛寺深三像峨，銅壺滴漏喚臣佗。
始皇肇建華南路，越史層層疊土多。

其六 石室聖心大教堂

石室聖心天主堂，遊人如鯽戲逢場。
花崗岩砌風雲壯，歲月無心過異鄉。

（黃坤堯為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資深書院導師。）

搭建的寮屋、棚廠，及至一九五三年聖誕夜大火滔天，五萬多人頓失家園，政府決定在原區興建徙置大廈以安置災民，石硤尾村便成為全港第一個公共屋邨。這趟徙置，意外地啟動了政府為草根階層興建公屋的政策。

有苦難的地方，就有安慰，就有希望，紅瓦為頂鐘樓兩棟的聖方濟各堂乃石硤尾地標。聖堂做聖方濟各扶貧，適時派發奶粉，更成立了遐邇知名的英文小學，光耀了社區門楣，使坊眾相信教育足以改變命運。

石硤尾，焚於火劫，重生於徙置，再生於重建，從因陋就簡藏污納垢而種種優化處處進步，道盡了香江歲月。



石室聖心大教堂。

（黃坤堯攝）

網

品味網狀生活

珠海城市職業技術學院 高運華老師



的韌性。

我每天如許多人一般，早出晚歸，路途中，車窗外的建築物、看板、流動的影像和行色匆匆的人群交織成一張巨大的「網」，這張網不僅包圍了我的身心，也悄然塑造了我的生活節奏。這是現代城市生活的縮影，精細卻又密布，表面繁華，內裏充滿某種隱秘的力量。

這種網狀生活，不僅局限於都市的喧囂，它已蔓延至城鄉交匯處。越來越多的地方開始被連接起來，城鄉之間的界限正在被模糊。曾經荒蕪的郊區，隨着大灣區建設，一條條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和高鐵相連，逐漸演變成一個又一個城鄉結合部。這樣的生活，或許充滿着塵土飛揚的氣息，卻也帶着某種最原始的堅韌，彷彿是

這座網狀世界的根基。而我，依然能堅定地在繁華的城市中棲息。我彷彿被捲入一場永無止境的奔跑，沒有時間去回頭審視那些走過的路，但內心深處卻從未放棄過對生活的熱愛與追求。

我明白，前方的路不會永遠是平坦的。無論是在繁忙的職場中，還是在家庭的瑣碎中，我都必須以堅韌的心去面对一切挑戰。每一次跌倒，每一次迷茫，都是我重新塑造的契機。我學會在紛繁複雜的網狀生活中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一絲寧靜，像一根在風中搖曳的草，儘管風雨不斷，卻始終不屈。

而我深知，自己並非孤獨一人。這個社會，成千上萬的女性正站在這張「網」中，支撐着城市的脈動，默默奉獻着自己的力量。我們或許沒有驚天動地的成就，但我們每一次微笑、每一次堅持、每一次付出，都為這座城市增添了溫度。我們在生活的縫隙裏找到自我，奉獻着我們的愛與力量，儘管是細小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這些點滴，構成了社會的脈絡。

我的奮鬥，不是為了轟轟烈烈的功名。做好每日工作，不論是參團拜訪北京理工大學（珠海），還是為了在這片網狀生活中做好自己，我都邊品味生活，邊懷着感恩之心對待人與事。「愉悅讓我感到生活每一天都是新的！」儘管生活有時會讓我感到疲憊，但我始終相信，我是社會的一分子，我是大灣區獨一無二的奮鬥者。

品味多好，充滿想像。網狀生活中，我穿行不息，堅守不怯，腳步踏實，心中有光。



網的力量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陳炳耀老師



黃昏，微風輕撫，陽光穿透葉縫灑在小徑上，為大地鋪上了一層碎金。我牽着女兒的手，沿着熟悉的小路走回家。她的小手暖暖的，像一根細繩緊緊牽住我的心。

走到一棵老樹旁，女兒突然停下腳步，驚喜地喊道：「爸爸你看，那裏有隻蜘蛛在織網！」

我順着她的手指望去，只見一隻小蜘蛛正忙碌地織着一張精巧的網。她目不轉睛地盯着蜘蛛，眼裏閃爍着純粹的好奇。我看着她，心中湧起一股感動：這樣的好奇心，或許是她與世界最珍貴的聯繫吧。

回到家後，我拿出這次出差特地為她挑選的手信——一本印有元素周期表的筆記簿。「寶貝，這是爸爸送你的禮物！」

她接過筆記簿，翻開封面，眼睛一亮，脫口而出：「這是元素周期表！」

我愣了一下，驚訝地問：「你怎麼知道這是元素周期表？」

她笑着說：「我在YouTube上學到的呀！爸爸，你不知道Gallium是什麼？」

「Gallium？」我一時間語塞，腦海裏浮現出這個名字，但卻想不起它的特性。

她興奮地說：「Gallium是一種可以融化的金屬！它在接近四十度時就會變成液體，可以放在手心裏融化呢！」她模仿着融化的動作，眼神裏滿是得意。「還有啊，我還知道……」

這一刻，我目瞪口呆。面前這個二年級的孩子，竟能說出Gallium這樣冷門的元素，還能準確描述其特性。這些知識連我中學時都沒學過，而她卻透過網絡自學得來，這讓我驚訝又欣慰。

但同時，一絲隱隱的擔憂也湧上心頭。

作為資訊科技老師，我深知互聯網的力量。它是一張無邊的網，既充滿知識與機會，也隱藏陷阱與危險。孩子們接觸網絡太容易了，短視頻、社交媒體、聊天工具……它們像蜘蛛網般吸引着每一個好奇的靈魂。不小心的話，他們可能「自投羅網」，被虛假資訊和不良內容困住，甚至迷失方向。

但阻止他們接觸網絡並非解決之道。網絡是未來的必需品，關鍵在於如何教會他們駕馭這張網，而不是被它所束縛。

她滔滔不絕地講着在網上學到的知識。我靜靜地聽完，才對她說：「寶貝，爸爸很高興你喜歡學習，也欣慰你能用網絡找到這麼多有趣的知識。但爸爸



網住時間

珠海市香洲區第二小學 張麗丹老師

城市生活節奏快如風，人在其中，如影隨形。每日的晨曦透過窗簾，時間便悄然起航，如一條奔流的河，帶着人們急匆匆行進，歲月未曾停歇，步伐匆忙，心卻未曾片刻安寧。

想提醒你，網絡就像一片大海，裏面有寶藏，也有暗流。」

她抬起頭，好奇地問：「什麼是暗流？」

「有些網站上的資訊是假的，有些人會利用網絡做壞事。這些就像暗流，會把人拉向錯誤的方向；或者像漩渦，讓人迷失其中。但如果你學會分辨是非，小心謹慎，就能避開危險，真正用好網絡。」

她點點頭，笑着說：「爸爸，我會小心的！如果看到奇怪的東西，我一定會告訴你！」

我的心裏一陣溫暖。網絡的力量不可忽視，但人心的引導才是最重要的。作為教育工作者，我深刻明白，只有提升孩子們的資訊素養，幫助他們在網絡中尋找真實，才能讓他們在這張無邊的網中自由探索，而不被羅網束縛。

我常思，如何在這迅疾流逝的光陰中，尋得片刻的寧靜，且把那些流沙般的時光牢牢網住。日常間，抓住每一抹輕柔的瞬間，細細品味，靜靜收藏。

我住在城心，樓下車水馬龍，喧囂未曾停歇。每當我步出門，便見得熙熙攘攘的身影，彷彿皆是時間的使者，匆匆向前，皆有目標，皆在奔赴。我行於街頭，行色匆匆，恍若一粒沙礫，任由世界風吹浪打。然我漸悟，非事事需急，偶爾放緩步伐，或能捕得那一瞬的美好。

日復一日，人們永遠步伐急促。我也曾像他們，眉頭緊鎖，心急如焚。但漸漸地，我學會放慢腳步，不再急於趕路，而是低頭細觀。公車車廂中，那位青年安靜聽歌，神情自若；角落裏，白髮老者緩緩翻閱報紙，偶爾推上眼鏡，眯眼凝視；月台上，女孩手持手機，微笑盈盈。時光流轉，周圍的一切皆匆匆，而大家，彷彿在時間裏停駐，與這喧囂隔絕。

我開始留心那些瞬間，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事。街頭攤販的叫賣聲，樓角咖啡店窗外的陽光，甚至某個不經意的微笑，皆成了我網住的時光碎片。它們與我的生活交織，悄無聲息，卻永不褪色。

「網住時間」，非為讓生活停滯，而是從忙碌的流年中，偷得片刻安寧。午後的陽光從窗外灑入，拿起一本書，輕撫封面，那是與時光的私語；與友相約，沿着老街漫步，酒香書香，笑語盈盈，那是對生活最溫柔的回應。每每此時，我會感到，時間已不再無情，它在與我對話，願意停下腳步，靜靜地陪我走一段。我們不再是被時間推



着走的行者，而是時間的伴侶，攜手同行。

這座快節奏的城市，依然如常飛快，而我們卻在這繁忙中學會「網住時間」。些許生活鏡頭，便不再是匆匆過客，而是靜謐的同伴。我依然奔跑，步伐變得從容，心境變得寧靜。時間未曾減少，依然如水般流逝，但我卻在其中，捕捉到一種新鮮的愜意。

織牢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林嘉穎老師



港人熱愛旅行的程度，從疫情後的報復式旅遊可見一斑。這種集體式出走，反映都市人如何渴慕藉着旅程的非日常空間暫離日常繁瑣。然而不論我們往哪裏計劃做什麼，大家都會有一共同行為模式——校準鏡頭，按下

鍵鈕，保存影像，然後發布。

這些有關某一地方風土的觀覽物／參照物，便在網絡世界中輾轉流傳。只要有人搜集旅遊資訊，不同的網絡平台便會投其所好，推送各式各類的旅遊攻略。這些攻略看似便捷，但其實卻是千篇一律的標準化內容，如

蜘蛛般按規律吐絲織網，把人們困在其中。我們以為自由的選擇，實則只是預先編碼的行為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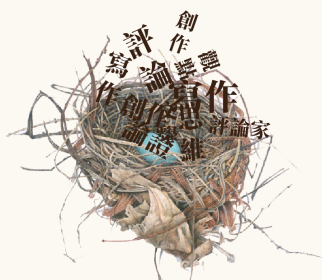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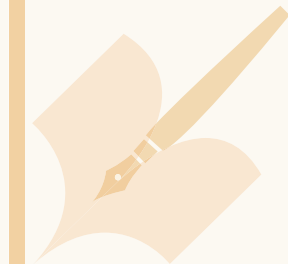
以到訪重慶為例，如我們想在這座有名的8D山城來一場「City Walk」，各大網絡平台便會推介我們選擇那些著名的打卡點：洪崖洞、解放碑、白象居、魁星樓、十八梯等。我們每到達一個打卡點拍照，都只是為了收集預先搜羅的空間符碼，以落實地方想像，證明山城的曲折與獨特；而當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旅程時，便搖身一變成為了織網者，進一步加固這個羅網，捕捉更多觀光客。英國社會學家約翰·尤里（John Urry）將這一過程稱為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

當旅人隨心所欲選擇路線計劃行程時，實際卻是走到預設的景觀中進行觀光，沿着網上的蛛絲軌跡去實踐旅程，成為自投羅網的蛛兒而不自知。由是，我們的旅行變得越來越程式化，早已失去其本質，不再尋求探索和發現的樂趣，而迷失於資料庫消費的經濟模式中。

在這個算法推送時代，我們一方面要善用網絡拓展思維，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內心澄明，時刻記得我們所獲取的視點往往都是他人的視點。若我們想解開這張嚴密的資訊羅網，我們應把每一項觀覽物都視為一項邀請：駐足觀看參照的同時，也需重新審視事物的本質進行反思；切勿誤墜塵網中，成為自以為為人間清醒的扯線公仔，被安排參與一場又一場的景觀社會表演還沾沾自喜。

你是真正的旅行者？還是一名觀光客？

網 網



顯理中學 譚感煜



關於網，有褒貶兩分，但不外乎是一條條絲線，沿着某種規律、模板，互相交疊，彼此依附著，結成一張，用來束縛、捕撈。網的大小你決定，在於織網的用料，可以如麻繩一

般的，結實堅厚；可以細膩些，髮絲粗幼，柔和帶着韌性。可說網的存在真的蘊含着深邃的柔情，在我看來它算是最毒辣的陷阱了，觸及機關，把你輕輕兜縛，鬆軟又難擺脫，深陷流沙裏，拉扯着邊緣，四肢條件反射地擴張蹂躪，發力再發力，力耗到殆盡，就會慢慢自行放棄掙扎；獸夾、絆石一針見血，伴隨徹骨的痛楚，拼命挪動身體，但至少你能艱步離開。

網的特性被琢磨透徹後，運用起來附帶着惡意，可以折磨心智，不摧殘肉身，獵物就會在漫漫等候中失去意志力，心思狡黠得教人憎恨。漁人出海，丟網一撒，靜候

一段時間便能收回網中載滿一大籬筐的海產，既方便又堪用，反正魚兒們思路單一愚笨，無數次同一處撒下同張網，不擔保每次都撈得盆滿鉢滿，卻總有魚兒上釣，每個初次出海撒網的漁人，肯定都這樣幻想著來恥笑。漸漸地，網愈來愈深得信任，往深處植根，化成信仰，虛幻極端一些能夠聯想到捕夢網之類，總有人會掛在床頭，希望困着想伺機入侵大腦的不祥幻象，當真正的焦慮、壓力或惡疾在侵擾你熟睡時脆弱的身軀，清晨夢醒時你以為擺放夢罟的位置有誤，待重新一輪布置後，還期望下個清晨的陽光能夠帶走被捕捉的惡夢，就這樣被「網」騙取着信任所牽引，漸漸就在恍惚中迷失了，真是害人不淺。

目下的網與不被看見的網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馮諾然



行走天地間，總有些畫面鑄刻於腦海。或是弱勢社群之間互相守望，血濃於水的網絡。或是頹廢挨靠在角落的露宿者，互相扶持，合力組成的「互助網」。或是身穿厚衣裳在街頭



老年人的網上新世界

長春中醫藥大學 李佳璐

短視頻在網絡上盛行已有六七七年之久。當我的朋友

揮舞掃帚的清潔工，令城市骯髒的街角蛻變成爲清新的金融聯網。當他們的故事走入網上世界，一幀幀圖像刻在大眾腦海，時刻提醒着社會：「這個世界太多的苦痛，不要忘記網的角落，想想他們，爲他們發聲。」也是這個信念的號召下，報章、雜誌、電視節目等，但求在街頭上尋覓大城小事，在天羅地網之中，將那些小人物的故事，變成一幀幀相片，一段段影片。

現今互聯網發達，熱心社會問題的網民比比皆是，解決社會中弱勢人士面對的問題比以往更輕鬆了。社會是一環扣一環的，就如一個網。牢固的網必須謹慎編織，一針一線都小心翼翼。否則，若有不慎，這個網便容易受外力擊潰。

若要讓城市中的網更爲堅韌，只憑編織者所安排的法網並不足夠。網內人生活其中，也當惜之愛之。多爲弱勢出一分力，想想別人，也是強韌網中棉線的絕佳方法。

世界很大，活在地球網的我們，但願在我們珍惜目前的人際網之餘，也多顧念在網底那不被看見，卻又需要援手的貧苦大眾。惜之，愛之。



們熱衷甚至癡迷於刷短視頻時，我卸載了手機裏的全部短視頻軟件，因爲不喜歡短視頻平台製造的「信息繭房」，把使用者困於智能化搜索所專門定製的巨網中。

今年春節去姥姥家的見聞，卻改變了我對網絡短視頻的看法。姥姥住在東北地區，冬季天寒地凍，老年人出行很不方便。春節前大街小巷張燈結綵、年味濃郁，家人們想陪姥姥去景點看看，都被她婉拒了。姥姥給我們看她在手機短視頻上刷到的信息，真是足不出戶也領略到節慶氣氛，知曉的活動信息比我這個年輕人都靈通得多。

網絡帶給老年人不少樂趣與成就感。姥姥平時喜歡瀏覽益智類視頻內容，閒暇時坐在沙發上向我分享她收藏的視頻。有一個內容是在圖片中識別被隱藏的多張人臉，我看了半天只找到一處，她褶皺的手指有力地點在屏幕上，「你看這幾個是不是？」我恍然大悟地點頭，姥姥滿足地笑道：「看來我還挺厲害的，那咱們倆再找下一個視頻。」

網絡在當代生活中已經是無法忽視的存在，對年輕人來說需要權衡利弊，謹防過於依賴互聯網短視頻，但對老年人來說應當是利大於弊。我趁着佳節再次幫姥姥熟悉了拍照錄像功能，將姥姥喜歡的菜肴拍照存到她的賬號內，這樣她以後再想起哪一年的家庭聚會時可以直接通過手機相冊查找，而不是絞盡腦汁去描述回憶了。

人工智能籠牢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伍珞熹



人工智能——一種於現今社會引起熱議的智能產物，我們於日常大小事已經可以尋找到人工智能的足跡，小至學生使用人工智能解答功課疑難，大至政府使用人工智能推算社會、經濟及環境議題。由於此技術已經普及，社會衍生兩派主流意見，一派相信人工智能改善我們的生活質素，令工作更有效率，另一派則相信這是社會不穩的禍根，因為更多工作被取代而導致失業。

我認為科技發展的原意是協助人類減輕工作量，讓人的生活更輕鬆，但往往現實反映科技發展只會令人更疲倦。不論科技如何發展迅速，人們的工作效率亦毫無改善。

人工智能普及更像是一個籠牢，束縛人類乃至社會的進步，令人類成為籠中鳥。人的天性就是懶怠，若然人工智能普及，人就不會再進步，不會再有動力探索未知，不會再踏出舒適圈，因為人工智能提供太多資訊，導致人滿足於現狀，認為自己透過人工智能已學習到各種知識，而不肯耗費

精力，令自己成長。最終，人只會變得飯來張口，看似無所不知，其實一直困囿於往日知識的井底蛙。由此可見，人工智能只是糖衣毒藥，看似為人指引方向，實際是令人類發展停滯不前的陷阱。

常言道：「物物而不物於物。」如何於人及人工智能中取得平衡確實值得我們深思。我認為宣傳教育是唯一出路。我建議政府應教育公眾提高資訊素養，令公眾得知人工智能只適用於輔助性質而不應該依賴。同時，雇主應遵從社會責任，確保員工將不會被人工智能全面取代，從而保障勞工權益。

總括而言，人工智能的使用存在着太多未知因素，並於倫理和道德上引起爭議。有見及此，我認為人工智能於當下仍然弊多於利。人工智能就如雙刃劍，利弊都相當明顯。而如何在人及人工智能的使用兩者取得雙贏局面，仍需我們一直探索。盼望日後的社會能夠使用人工智能減輕我們的工作，令生活質素提升同時不失以人為本的社會原則。

互聯網是連接的橋樑

澳門培正中學 梁嘉翔

如今，社會發展迅速，互聯網已成為我們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更將全球各地都連接起來。對我而言，互聯網不僅僅是連接全球的橋樑，更是一個強大而多功能的輔助工具，為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便利。

在校期間，經常有團隊合作的報告要完成，而互聯網讓我們的溝通變得更加便捷。互聯網的發展，讓我們可以無時無刻進行溝通，像我常常透過微信、騰訊等社交軟體與同學一起協商或共用資料，實是極大地提高了我們的效率。在學習方面，互聯網也是我的得力助手。每當遇到一些難題或準備測考的時候，我都會在網上尋找一些教學視頻解答我的困惑，以及鞏固我的知識。

除了在學習上有着重大便捷，在網購這一面也是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網購不僅選擇多，有來自全世界各個角落的貨物，還經常有優惠等活動。更重要的是，網購省去我們實地購買的過程，只需要利用電腦或手機的程式下單，貨品就會出現在家的門口。而對於生活在澳門的我，網購不僅增加了我的選擇權，也讓我可以更輕鬆地取得心儀的商品。

可見，互聯網已融合了我的日常，為我解決了不少難題。我相信，隨着互聯網的高速發展，能夠給我們帶來的便利只會更多，並會迅速地改變過去的生活模式。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下期開始主題為「痛」。
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截稿日期為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
郵至：mpneditor@ningp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網

王承東

深夜的電流穿過肋骨
有人用淚水修補中斷點
有人把心跳聲
藏進未讀郵件的褶皺深處

蛛形網的胃液正在融化一顆露水
銀色管道在黎明前塌縮
飛蛾把陰影釘死在岩層深處
而光纖是另一種血管，在皮膚下
編織藍色的閃電

那些被漁網捕撈上來的名字
正在數據流中沖刷神經末梢
每個像素都在顫抖，像極了
昆蟲落入樹脂前的最後一次振翅
我們共用着遠古琥珀的睏意

鍵盤敲擊的雨聲裏
密碼正孵化新的繭房
直到某顆星辰墜落
撞碎加密的月光
(作者為華南理工大學學生。)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 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 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 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 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 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承辦機構：  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都是大半輩子活在文字堆裏的故人了，風裏雨裏的邂逅換來銘心的慨嘆，燈下酒邊的夜話綻放會心的一笑。讀潘耀明這些名家的留痕讀的是時代的蹺音也是文人的深情。他的用功用心勾勒出他的志業，他的廣博閱歷照亮了他的翰墨。讀完他筆下的那些人那些事，掩卷回味，看到的竟是燈火闌珊處的潘耀明：倦客飄零，悲歌擊筑，閒送流年。

董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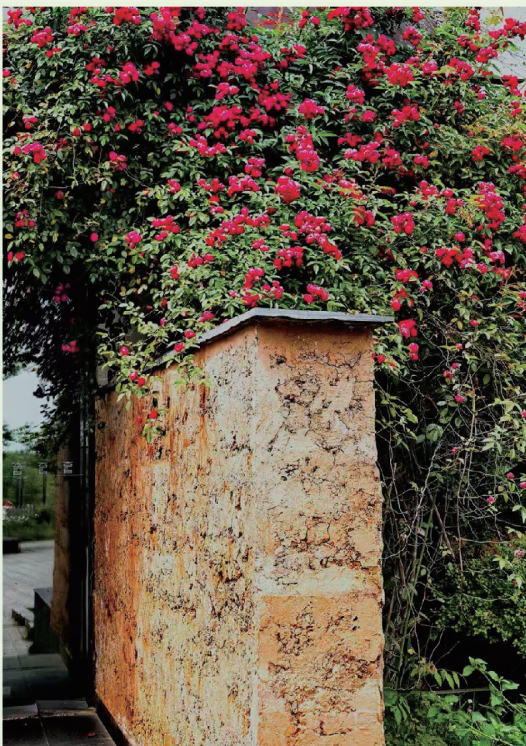
潘耀明《用生命寫作的人——名家歲月留痕》推薦語

都是大半輩子活在文字堆裏的故人了，風裏雨裏的邂逅換來銘心的慨嘆，燈下酒邊的夜話綻放會心的一笑。讀潘耀明這些名家的留痕讀的是時代的蹺音也是文人的深情。他的用功用心勾勒出他的志業，他的廣博閱歷照亮了他的翰墨。讀完他筆下的那些人那些事，掩卷回味，看到的竟是燈火闌珊處的潘耀明：倦客飄零，悲歌擊筑，閒送流年。

董橋

著名華文作家，《明報》、《明報月刊》前總編輯
(潘耀明提供)

攝影：楊芳菲



風聲那麼古舊

—萍兒—

一個影像的瞬間隱沒
褪去湖面清輝的掙扎
初醒如夢
說到萬物時使人寬廣
挺拔的血性
不減的光
一陣又一陣。吹落庭院的禪衣
待拾。待秋。
萬卷經文靜穆
不施加拯救
鬱金香還是藍花楹搖晃
誰在懷念荒野作溫柔的詞
風聲那麼古舊準備明日晴空製造
五月也那麼入骨
所謂堅冷
所謂昂揚

（楊芳菲為著名攝影藝術家。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主席、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明月潭區
總二十六期
二〇二五年六月